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

詳校官監祭御史_臣陳化龍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朱依魯

騰錄監生_臣王嵩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一

明 胡直 撰

記

臥冰記

余曉過獻縣見荷鋪而鑿冰者紛焉亦有寢板於冰之上其頭面則垂諸冰竅若熟寐然問之乃以暖氣餌魚以伺鋪取之者也余因與同行者引觀而嘆之或曰吾

與若破曉夜馳萬里道冰鬚而垢面雪沐而風飡攘攘
竭竭奔名利而來其不以身餌者亦寡矣又奚彼之嘆
為或曰吾與若皆將有事天子之庭所謂致其身者也
非餌其身也余曰二君子之言然哉然余聞之昔王祥
寢冰得鯉以奉母世以為孝意其法亦若此矣非必冰
自剖而鯉即躍也以是知古今人事不相遠而其心特
異假令今人之為此者皆有勤君父之心則其於致身
竭力也何遠哉然吾見今之人或不然者雖謂之不餌

其身吾不信也

荆塘圖記

距句容縣治五十里為方山自方山東折為三茅山又蛇蜒三十里萃乎迴巒擬乎輿嶂望之若屏立帆駛若丈人者踞坐環瞻羣弟子蒲仗趨其間也然後降為林麓盤為周原之上多嘉木良卉紆鬱逶迤而為平壠是之曰荆干村村水自山谿而淮為巨浸曰荆塘以其地舊多荆樹故名而地著者鉅姓許氏許氏有好修之

士曰某少游太學友天下士返而讀書谿塘之上益種以可實可材之木可名之葩日引羣從諸子盤旋樂之諸子以君之樂游也命工圖之且圖荆以置諸中堂庶幾君之出而盤旋以嬉者入而偃仰無一離也始予至句容君來訪視其氣貌知其自腴於名山佳水者既而其仲子學道果以圖來請記夫子之欲竄於丘壑久矣然有數而甚艱今君不絡一騎不輦一石悠然得諸盤旋步履之暇而諸子又致之偃仰寢食之常何其快也

乃吾復以其雍睦愷悌之行日相蒸感荆且榮無日矣
盖山川之靈秀其緒者為名葩異草而精者為魁賢碩
德自魁賢碩德之生則其蒸感乎草木者益異斯理之
必可卜者焉君之不種於原而工樹於園豈其意歟矧
君將出而理人必能使幽巖遐壤之夫安其閭閻若已
之豫復以穀其子弟茁其草木及其致而歸也其為山
則光華且盛然則君必有封植於茲者矣於是記之以
俟諸它日

彈子洞記

辰溪之乾溪北山有石洞訝然張也土人指曰是名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衆水咸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潭合廬溪江東去予數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逼洞口即步循亂石攀緣履口外憩盤石上仰視中巔皆峭壁壁上怪石糾拳倒垂若驚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闢兩掖焉水落石間雷吼輪輞或為鏜鏘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之復攀緣度流

始抵洞中洞高廣俱可數十丈下遍水石因選石竝而
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啗之內洞中之右又一
小洞窈黠不測則伏流入深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
小方石又疊負一巨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茹房咸如人
所置予欲久留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
言穢或言無他竒既出或言竒又或言幽予曰嘻子未
游於物之外也又烏知淨穢之辨竒不竒之分予獨訝
者今時旱虐苗稿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既之乃獨飲

啗其腹甚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年江漢洞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獨斂而懷之之為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因并記之以自思

餘功亭記

繇桃源之辰沅抵界亭萬山歲崔危若梯天至七盤嶺旋轉翠嶠夫役負乘踣斃不可數守藩叅履菴萬公出醵金募浮屠人從七盤東擇稍夷坦闢新道十里接洶

飯鋪經馬料洞掛洞壁飛泉數十丈下泓為湫渴者就
飲困者就息過車當煩敲驟就清泠翔幽眇未嘗不毛
骨洒洒稱曰此萬公功也然公來湖北絀墨節疲興學
正士績膺澤沃而闢道特餘功耳於是大叅雙南蔡公
繼至與兵憲檢菴李公議建亭泉右題曰餘功又名其
泉曰噴玉令為之記今夫功者當時所賴而非君子之
所樂也天至大矣時雨時暘物孰煦而澤之惟淫霖而
暘虐旱而雨則煦而澤之者衆矣其在於人朝饔夕飧

神王氣和雖食以膏糜人孰德之唯夫旅餓而獲半菽之餉病亟而值一劑之良則德之者衆矣國家無事雖有聖相虎將無所為異惟當國步搶攘有賢將相易之安寧則異之者衆矣若是則功者生於患害者也豈君子之所樂哉雖然使虐旱而無雨淫霖而無暘旅餓而不有半菽之餉病亟而不值一劑之良勢危而不有賢將相之力則生民之大命去矣故功者為當時之所賴又有不可以誣焉者萬公欲以其學行天下雖使有盖

世勛非所樂居也而况區區闢道已乎諸君子與予猶云然者誠以其賴之不容已也亭成兵憲沙城阮公亦至咸誦曰宜因併記之

愛日堂記

蘇子瞻云人之至樂莫若心無憂而身無病予嘗讀而嘆曰此引年之玄樞也彼方術士豈足喻此哉雖然唯心無憂而後能身無恙自非有志之士以道自勝則出有爵位之營入有蓋藏之慮上有堂構莫承之懼而下

懷箕裘不續之虞故嘗以不能盈百之年而抱千歲之憂以無所愛之身而不免四百四病之侵斯人也習習焉慙慙焉雖當皎日如伏陰霾雖居廣廈而坐幽狴雖有高車駟座如跼跼靡為騁雖子嗣盈前日擁長姣竭要眇之音亦慙得頃時謔浪景陳即戚矣此莊子所謂日消老洫不可以長者且縱令長至耄耄比旦暮耳其曷有享乎然自通人博士則莫不身知其弊而又身蹈之夫人身知之且身蹈之則使移以告諸其父兄曰願

無其然是大不能也彼有志之士雖能以道自勝而目擊其父與兄不能自享若此則其心不尤太憂乎予以是知仁孝君子之慶所遭也余自掄髮友歐陽文朝氏因獲侍文朝太父侍御公及嚴君鑑齋先生先生始仕守廣德清惠絕一時累級至比部郎以年例且遷矣而先生䟽歸獨殷時余留以書元相亦慰留不可奪既歸仍其先業日引族戚賓從為娛夫人尹賢德冠里閭又能贊先生唯所為文朝為之子則即所謂以道自勝之

士伯孫遊邑庠且抱子先生日相閱者四世若是則先生眎爵位蓋藏果奚物也而況堂構之承箕裘之續靡一不酬天下之物孰有能撓其衷而動其憂者先生將繇茲至百齡一無恙可坐卜矣乃文朝氏又懼無以為娛別構一堂以奉先生及夫人題曰愛日緘書千里令子為記予既慶先生父子之間以道交相望又交相成且相遭也予知先生以百齡不啻之身延千億齡不可既之道又奚羨嶠壺之客享區區遐筭而靡所短長反

自誇而嚴之乎予獨念童時偕文朝侍侍御公忽忽二十載咸如昨然靡有寸益而獨仕官先文朝嘗遠違老母甚逮數年感受日之義則雖以吾百日易文朝之一日不可得也然以文朝材賢什伯于余不日為世庸亦將遠於庭闈則文朝之在今日其夙興夜寐日進無忝且以承歡膝下左右無方雖惜寸陰可也予辱先生及其夫人宿誼最深情不後於文朝故述其意歸而為壽遂為記

雅安分司題名記

嘉靖壬戌冬予以楚僉分司湖北未二期報遷蜀藩之
右叅議而湖北民士不予釋也因不自揆妄意留楚久
任之議戒舍人上書闕下具言久任不久任善弊之故
乞勅行自臣始書至都中雖一時願治之士咸詆譏格
不得上予乃以次年夏抵蜀分司駐上南川之雅州焉
既至問雅民止四里週遭山石占三之二問向之分司
茲土為誰氏不能舉二三曰前至者遷去不常不能悉

也余不覺嘆曰嗟乎此久任法不行則民士且不能道
官司名氏况能洽而治乎乃披公移稽志籍得若干人
因令有司具石書各名氏籍里及其到日書竣予又感
焉夫語治多矣而莫益於久任簡官之為大今上川南
以藩叅分司特駐雅良為奉璽書督建昌六衛糧餉俾
各呈請覈支道里近耳不知建昌抵雅千餘里往復經
月值公出候益艱斃瘴癘者不少司道相去遼邈武弁
侵漁弊穴百千雖神智莫得盡剔數奉欽查則衛所官

罹罪網者過半况雅以四里石田之民歲供分司百役
及其往來寮屬夫騎給使之煩是固有割骨髓而上
吏弗為覺耳凡此皆不便之大者夫考全蜀之兵糧孰
愈于松茂意者當倣松茂制例即以建昌六衛糧餉就
建請覈支于兵道以雅黎二所就邛請覈支於巡道而
藩叅移歸總司專職分守則道理之近稽剔之易供費
之省其與前之所稱便耶否耶可不較而知已若此則
雖不及簡官而所為簡者不歉矣予方有懷欲言又未

知如久任之蒙譏訶否也乃因述題名之繇并附記於此云

三峯閣記

雅州在萬山中山麥嶺巉巖霧雨常翳翳不可時遊嘉靖甲子首秋之日適土夷平定田稼碩登余乘霽出閱城東已而渡小澗歷土神廟之前閣閣南向橫徑不二丈週井幹四眺若懸空翠屏龍觀金鳳雅安嚴道諸山綿絡蔡蒙之間咸歸几案獨其南牛心山三峯端聳卓

出殊衆山若賢正士安處羣衆中雖覩者莫不辨之而亦屹無自見之意閣後周公平菴二水交焉予顧樂之竟日至是秋之九日偕鄉大夫六臺李君復來賦詩甚適或請其名予曰夫遴山於蜀猶遴澤於楚非以其特不足貴因遂題曰三峯閣予嘗見洄詞詆醉翁之遊近晉風乃不曰昔文王日昃不皇食則又時在靈囿何哉晉王右軍倡梓澤之詠當時諫止玄虛則見右軍一人而已夫江湖與魏闕一致此不可為曲儒道也而余不

足語此余方病骨濕將東謀藥醫陟望指白雲所在耳
因諭李君而書諸石

夢記

予以甲子孟冬某日之夜夢人署余考曰小醇大疵夢
中惕曰余不及荀揚尚何言哉既覺憶余少駘宕壯雖
學常興仆不一每自考曰難乎有恒既強頗自飭然未
可以言仁復自考曰色取行違今稍知所求而習心未
廖諒哉所謂小醇而大疵也即使余醒而自驗亦何以

易此以是益自惕已而至今年孟夏之望日方就假寐
夢腰繫三帶其一小者或指曰此出揚子雲也其差大
者曰此出董仲舒也又最大者忘其名既覺又自惕予
其為子雲仲舒所繫乎然又有繫之大者其可不察此
予之神智所為自啓發者也蓋學不出於自性即古聖
與稽皆為繫耳夢之警予深矣嗟乎是果夢耶抑非夢
耶若本無繫而自繫也夢乎何醒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

明 胡直 撰

記

遊峨眉山記

予以乙丑仲春之念六日晨發峨眉縣西城從了寶樓
步華嚴寺過楚狂接輿隱處漱玉液泉徘徊懷之西上
為中峯牛心二寺為雙飛橋雙飛者以二水從山巔懸

溜百千丈始合流於谷底震盪林木間聲轟如也南為後牛心寺為孫山洞寺僧出眎孫思邈丹竈藥爐制甚古西為白水寺寺後羣峯林林若笋然是夜宿寺閣詰朝却去車從乘小籃輿上頂心坡坡嶮峭行若躡壁衆戒下窺予下窺自若也又上為九嶺崗長老坪猢猻梯咸斗絕又上至峯名初歡喜雪皚皚封崖壑猿鳥盡絕以為至矣已而厯蛇到退至梅子坡最險雪益塞道不能以輿乃與從者魚貫縋牽彳亍偃僂五管在上一休

一升仰視峯腰咸雪白一色絕嶺蒼鬱髣髴倒出漢表
雖自顧疲殆而神從景王不羽欲飛又上至雷洞坪坪
上巨木凡幾千章皆金鐵幹被綠髮苔雜冰雪磔格聲
琤琤然中通一徑可七八尺許左右深陷倒視窈黑雲
霧茫沆相逐不知幾千百丈也相傳雷雨居其下一聞
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過者毛骨洗然非人世矣豈亦
所謂倒景非耶又上為八十四盤險踰前比上至峯名
大歡喜路始平入天門石石雙峙如門厯七天橋抵光

相寺寺殿皆鐵瓦是為絕頂環顧白雲滉漾若身在混沌視天脚反在下有二鳥名佛見及異鼠咸就人取食若相鷄然僧告予曰時暮矣明晨請睹光相予宿至晨起稍霽衆躍曰光必現矣比予跂崖巔陰霧漸塞靡所覩有儒者曰是不必見彼下有放光石焉當其雲蒸日麗與石相映盪之為光光不為異余曰唯唯有禪者曰是大不然此光出時一切見者於彼光中各見己像甲不覩乙乙不覩甲若此光者出於雲日則當如水中鏡

中彼此互見今不互見乃知是異余曰唯唯於是峨眉
曹尹進曰某去年侍訪院王公守巡楊王公公咸值光
現各睹厥相果不互見今人譽其所常見而毀其所不
常見姑不遠引即此蜀地若火井油泉皆所目徵若皆
以常見毀之豈不誣哉子思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
不知歐陽子曰聖人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者是
謂之中道余亦曰唯唯至午有驛騎捉余歸下至梅子
坡雨如注行者艱倍前日竟不得睹所謂光相佛燈及

雪山瓦屋之奇下逮黑水龍門咸莫到焉至雙飛橋有僧楚山潛與洞十年忽自牛心山後披荆莽間猿行出逆余訊曰山巔睹光相乎余告以登陟危阻未有所睹楚山蹶然笑曰公豈以未陟峨眉為安乎彼未嘗安也以未覩光相為少乎此未嘗少也余又曰唯唯既還雅久之有峨眉馬鞏山僧某者自山五百里踵雅稽首乞予紀遊予憫其勤為書大畧貽之俾加諸石以諭來者

謁蘇老泉墓記

客為言蘇老泉墓前山水稔矣乙丑三月之四日余方
寓眉乃偕鄉大夫張中丞往謁焉先後出東門十里抵
石龍里之柳家溝逶迤平岡間有墓在焉墓前列祠屋
三間槩視前後山水無甚異里人曰墓湮久矣去茲有
廣福寺蓋宋哲宗勅建為老泉守墓者曩鄉大夫士疑
墓在寺後已嘗加土特封不知真墓隱茲地也乃近年
鄉大夫士尋訪得之始又加封表以頴濱記墓有可龍
里今稱石龍字相近又旁有井即老翁井所號老泉是

也予與張公拜畢又走二三里至廣福寺寺後果有墓
又有石刻廣福禪院字甚遒勁云潁濱書又云東坡未
可知予二人咸感嘆暮歸過墓願觀覽四目仙人像相
傳仙人有四目庭前丹洞先年龍出洞石迸裂龍所揚
泥沙高在屋壁予視良然既歸翊日有州氓萬錦者扣
馬訴曰官府第遠尋蘇老泉墓不知近有萬閣老塋萬
閣老名安錦祖也祖塋荷勅葬今塋道牧豪民馬牛樹
木伐盡翁仲羊馬咸為鄉民某某昇去幾年矣力不能

返故特訴理予曰嘻有是哉已而思曰蘇老泉宋布衣
官主簿耳去今五百歲其子孫無聞而大夫士哀其湮
特封表之萬閭老國元輔近成化間諭葬夫幾年其子
孫尚存墓為人侵伐而大夫士若罔聞知此何以致焉
嗚乎噫嘻孔子所稱夷齊齊景公之事數千載而下何
其相埒也吾黨士可以鑒矣雖然豈獨蘇與萬哉因備
書之以告凡百

江源記

書稱導江自岷山太史公以岷為汶故括地志稱岷山在蜀之汶川縣余嘗溯江走汶川求觀所謂岷山土人指一山無甚異問江出是山乎非也余又溯江行凡四日至松州見江愈隘可丈許以為源也而其人曰是江溯而上二日至彰臘繇彰臘而上不知幾何日至岷州則江從出焉時余又訊之彰臘守備官良然蜀省方伯楊公賢山東人嘗為洮岷兵憲駐岷州予既歸省詢之荅曰岷城之北有岷山未知是江源否余退嘆曰事不

目覩而獨信書雖千百禩名賢相傳猶然訛也矧其它
乎余又考汶川縣古稱廣柔自隋乃有今名則非太史
公所稱汶山之地明矣釋書者云岷山在蒯氏道西徼
外今自汶茂至松皆氏種所謂西徼是也而云猶在西
徼之外其在岷州不可推乎或云岷州昔轄蜀故稱松
岷而蜀山最著稱峨岷云余亦未竟其源者也因記所
目嘗以啓後之窮源者

果州正學書院記

學一也而有正學何哉當漢太史公六家要指已置儒學雜刑名陰陽家列稱之則學之失正蓋久矣其外不一家其後有訓詁家有辭章家漢明時泥洹教入為佛家近代有舉業家號名經義實與干祿字學無殊學龐極矣此正學繇別也均之學正學也則又有先本者有先末者二家亦自相詆訾並駕於天下然則正學奚取衷哉學不昉堯舜乎舜言道心惟微則自古未有外心語道者也精精是一一是則亦未有外心語學者也有

知求諸心先其本者矣然又有躬行言說之異學墮言
說凡皆同於不正而已矣不正之龐易指正之不正其
龐難求此憂道君子不能不為之所也果州舊有書院
歲久圯壞予同年友慎齋伍君治果將取九州邑髦士
彙教之乃撤書院之舊增修講堂一區學舍幾間後為
祠屋祀先儒仕蜀若濂溪先生以下凡幾公產蜀若南
軒先生以下凡幾公因子董學至果方進諸弟子以正
學乃請匾之曰正學書院自予奉璽書曰崇正學迪正

道竊嘗仰窺列聖學術遠追堯舜陋視漢唐卓乎偉哉
今伍君又力以是訓諸學官弟子則自漢以下刺史罕
有也漢文翁遣諸生入京不過傳訓故而已張叔最有
名亦靡所建樹司馬相如工麗藻以蠱人心為古今作
俑然文翁獨稱化蜀則亦正學既龐之過也今幸辨夫
不正之龐矣為諸弟子者其務反諸躬行以無蹈於正
之不正俾後刺史以正學化蜀自今始豈不休哉是又
愼齋君矚望之至意也工既告成君以記請予與君均

有厚責必與諸弟子交勉之是故力言以為之所

世德樓記

貴陽南明先生性孝履厚口不臧否人甫弱冠以禮經魁多士筮士教捷為六年膺五薦遷保山令保山新置襍夷獠而屋先生治以廉信民翕然服為諸令冠六年凡六薦擢雲南府同知雲南府為滇都會號難治先生蒞三年事舉而民化凡三騰薦剡例當內陟以父監察公母宋孺人憂暨承重太母王恭人九年服闋戚鄰勸

駕先生曰吾結髮期報主已乃碌碌郡邑間非吾意吾已矣夫時伯子山甫君已登上第遴翰苑補給舍名蒸蒸起方嚮用先生復曰將代吾有行者不在吾兒鰲乎遂焚牒不復出築廬之西為南明精舍植花卉果樹日引二三者舊倡和邁軸視世味泊如也又好覽觀古今書史究探原本而尤精易乃又築學易齋日兀坐其中有以自得歲丙寅先生已六十有二曰吾晚好樓居又築一樓扁曰世德適山甫君以蜀州憲使歸省落成比

至蜀告其友生某記之某聞古今稱樹德士至自卜其子孫之興門閭之充已而酬若左契者何哉其感應之機固然也夫感應之機固然而人區區焉有意以為之又有心以卜之是可以言人德未可言天德也可以逮一世二世未可逮不世也易首言乾元天德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無心於為德故曰天德先生既嘗利一方矣尋退而學易山甫君又將其德以行於天下濊澤豐功嶽嶽然著而爵祿名譽一不以奸其

衷蓋方焦然為之而又嗒然忘之黽乎揭乎以盡夫人而恢乎遨乎以遊其天若先生父子豈非其以天德相承者哉雖然乾元之道大矣人知乾之資始而不知資生之功皆乾也山甫君之學固奉乾贊元之學也宇宙生乎身而不為大造化運乎手而不為巧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不為有增此先生之厚望於山甫君固不可以世計者也山甫君著書數萬言行闕以西江以南莫不誦家然多發闡先生易旨不為葉言某與山甫君有

弟昆之好亦嘗辱先生遠誨媿病不能從事故特推其
意為山甫君誦之山甫君行且償先生所欲為者又奚
假於某之葉言

武功九龍山勝佛禪林記

余郡名山大者蓋稱武功山最友人鄒繼甫雅談其勝
余恒耳之得神遊焉今年春有僧本教者三踵余門求
記其九龍之勝佛禪林乃知九龍在武功山腹而勝又
最本教祖號寧州者僧臘既高自衡嶽柄教惠衆一旦

攜其法侶某某等數十人始集茲境壤剔芟夷約遠虎
蛇盡占其勝後築淨室中剏佛殿東西列飯堂禪堂兩
楹列鐘鼓樓前闢三門門之前為止景橋橋下水入安
成縣江可百三十里其左浮屠曰涅槃真境右曰千僧
寶塔最後峙一浮屠曰鎮塔摠題曰勝佛禪林覽之瑰
鬼蔚蔚為武功冠自嘉靖癸丑創始至丙寅凡十有四
年而竣自一瓦石至殿閣材費凡化八千金而強嗟乎
何功之鉅且完也彼學大雄氏者非獨能勤苦嚴果報

恫喝人而得之蓋亦有大同之義焉彼其初逃淨飯王
居反丐居於祇園精舍捐身毒國祿反丐食於舍衛城
中彼雖以是自摧折其慢相亦豈非示大同於人人者
乎故其丐而得居也亦以居人無擇穢淨丐而得食也
亦以食人無問貴賤彼固未嘗立物我而私之也則人
之所繇感動施與而克就其事良亦非偶然矣不然何
若是乎其鉅且完也往余董學西土嘗檄有司緝先師
廟取費官帑而就之反艱察其故乃以官為私之過也

此豈吾儒之教使然哉蓋大同之道本出吾儒今不得
於此而徒見諸彼豈無故哉余重有感又寓思繼甫乃
為記其本末且將撰杖尋屠坪之與颶箕峯之曠灑然
御飛雲於雷巖仙洞之巔覩廖廓中之果非有物我也
當別為賦云

甘白齋記

甘白先生字國賓名仰生儒族治儒者書有年矣而顧
好老氏又傳異人交乾履斗魁罡七元之術自署其居

曰甘白齋遂號甘白子於是老之徒相與詰曰吾老氏之教知白守黑今先生乃獨白而甘之何也先生忻然應曰子以吾老氏之指專墨墨而黑乎今夫窈窈之內言有物冥冥之中稱見曉是殆有白存焉彼豈專守其窈冥已哉若專守窈冥而已者是墨墨而黑也故知白而守黑則黑非墨守黑以養白則白非皁子固安知白之不為黑黑之不為白子又安知白之非白黑之非黑者與詰者無以應而其族子直聞而異之乃趣告先生

曰不聞吾儒者之道亦有白焉吾儒者皜不可尚是內
白也涅不可淄是外白也先生曷捨此而從老氏其言
唐然吾莫知所適矣先生乃俯躬唯唯亦若無以應雖
然直嘗考先生之履矣先生少事父母生罄歡而死且
骨立教二弟詩書第亡教猶子如二弟又教授鄉之子
弟懇篤如教猶子焉家故貧吟咏不輟娛情花草每宴
坐一室焚香正襟人莫測其旨嗟夫是乃先生所為自
甘者也若先生豈亦所謂服乎儒而隱於老者耶今上

隆慶改元先生年九十一矣直方從蜀臬請告歸謁先生耳目洞然步履翔然聲響鏗然神氣冲冲然指目直曰吾所署齋名子為記之直敬諾而未皇秋杪先生微疾自知終命呼弟姪端坐箴戒皆平時禮法語又為七言律一章貽直勉以忠孝晚節詞甚壯瑋詩畢端然而逝聞者誦曰是真能不詭於儒者耶是真隱於老者耶子冠魁冠朝世其清白一日以遺命責記乃撮其大者為之書

王氏冠山墓記

古墓制無傳而江南地湫繁蟻浸食骸遊葬者必循形家說族散不一所從來久矣墓可無記也哉予友王有訓氏葬所後父春谷公祔七世祖妣曾氏之墓右稍後而左則自為壽藏東挾其故妻蕭西則妾劉也其外累土苞為巨塚有訓特訪予鄂城委為記按王氏先虹溪先生名叔可宋大學生以孝著稱友揚文節胡忠簡二君語載省志配曾氏葬邑北四十里冠山幾傳為稼軒

翁即楊文貞所記稼軒是也子某生某某娶某氏實生
春谷公某字于春者公少承家學獵經史抽錄古詩
人傑句軒然哦咏至忘酬荅氣岸峭直不能容人過然
孝友天至初母弟罹誣坐圉公為竭貲營解生平薄利
厚義倒囊賑急人爭誦之蓋公之節行偉矣然竟短世
乏子其卒以正德己卯正月十一日至嘉靖初始葬旱
塘繼阡石壁咸為湫廢至癸亥十月有訓乃克定卜冠
山以祔曾夫人之原豈亦其數然耶有訓名托公仲弟

拙逸公之季子出後公者也有訓與予偕事念菴先生
聞學其營度公葬地祈免湫蟻凡幾審試矣乃敢奉寔
慎可知已有訓妻蕭孺人出南溪著姓父諱其訓母劉
氏蕭孺人既生長巨宗嫺禮度又得有訓刑于故其賢
最蕭孺人孝誠天至事有訓所生翁母與所後埒事春
谷公妄易氏與其姑埒有訓從先師學取友四方遠越
數千里近或百里多至踰年少或踰月浹旬蓋不知其
幾而孺人為緝衣峙糗脫簪卸珥亦不知其幾咸未嘗

有怨色懟言故有訓得內罄孝友外獲友天下士蕭孺
人之助翊撫矣蕭孺人產子一八歲殤女五坤承嫁楊
典瑩坤極嫁曾一唯坤止許聘蕭效恕坤過許聘劉仕
鑒蕭孺人生正德乙亥四月日沒嘉靖甲寅八月日年
才四十拙逸公哭之痛曰天殞我孝婦其祔葬墓左者
則歲之癸亥冬也嗟乎若蕭孺人其賢足祔矣予乃并
為叙其間行附墓記之末咸以昭德闡幽誼不可以強

辭

承天府學田記

往滁陽孟令令黃黃人有以左道被幸得氣憾孟之貳
已也遂誣奏危事中之詔遣禁衛臣劉君愷逮孟道余
所轄武陵地相邂逅予語曰孟良吏也盍優之劉君曰
何也予曰非良吏寧與左道貳乎劉君首肯遂禮孟賓
之却其饋數百金引同撰飲久之孟得釋貽書道其事
予曰嘻偉哉高義禁衛臣乃有是是不可不為孟君報
德盖心藏之十年矣迺者予起田畝復督楚學遷秩過

郢詢郡中學田博士弟子咸言田出劉錦衣捐貲計一百十有四石訊其名則即前所禮孟令人也予迺知君之為義良有本末又非獨卻金一事蓋低回為之嘆羨已而劉君遂過顧予謁為之記予顧博士弟子語之曰今人多言古事寥廓不可近若劉君先後為義謂近於古事非與又或言宿衛貴近下直走馬長秋靡不辟易啣命建橐之四方不啻健鶻乳虎今若劉君始非三物之訓然能先後為義不漸靡於所習豈其所自為亦出

於人心固然者非歟嗟夫等而上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若禹稷之已饑已溺伊尹之撻市瘠躬乃顓謂古人有之今人不可有又謂非人心所固然者可歟爾博士弟子本以固然之心浸彼三物之教昕夕食劉君惠貺感恩高義有不稷契伊尹其心者是重慚劉君也矧郢為先皇潛邸劉君先世起家從龍蒙被聖澤用能厚施爾諸弟子爾諸弟子涵育棫樸之化爭自奮為王國之楨其所自為之者又可獨後於劉君哉予故樂記其事

以風諸弟子且報劉君云劉君字某相其事者君弟庠
字某已未進士子某學廩生

高齋記

昔夫子問二三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探其用也
乃曾點獨欲挈侶為風浴詠歌事未嘗一挂於用而夫
子亦獨稱與之出由求上豈以其高致為哉以其心不
繫物而與物偕也夫天下未有繫於物而能理物者也
亦未有偕於物而不能通物者也紫陽先生主簿同安

扁其廨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豈亦不繫物之旨與歲之己巳予起田間督楚學又踰年遷佐西粵藩事四方同志勸予當告去者書不下四五函疇昔之夜夢人贈予詩有高齋語予尋考高齋乃趙清獻致歸扁室之名因自念曰予之當去非獨人言雖鬼神示之矣然余始亦有去意已而逶迤安之日親簿牒與蚩蚩者語反若有會間出涉奇巖與洞臨流同二三君子適然共適今忽忽遂忘前念予亦自不知

其是且否也即移高齋名姑名予廨舍方且治文書其閒暇則焚香展讀易書時復哦焉歌焉浩浩焉優優焉頽乎若虛舟之縱蕩於大壑也或曰子竟忘去乎曰行且告矣

遊西粵龍隱巖記

陽月之五日余先出東江門蕩小艇絕江抵東岸其友黃子劉子從之過花橋橋側巨石拔地數丈有樹相樓結倒影漾波余却觀裴回循橋南山轉行又有石豎山

角若卓杖愈南從怡雲亭址先入後洞至則二君已軒
軒翔且歌矣洞面西俯江瞰城然不見城獨見羣山之
巔雖隆冬翠冉冉飛几案間矣閱可坐二三千指高不
下數丈上懸若幢蓋後壁稍左有宋磨刻二其一即蔡
京所書元祐黨籍首司馬光呂公著蘇軾劉安世諸君
子凡三百餘人其一為寧宗書字頗遒勁二君酌而吊
宋之君臣曰彼京者憑天子命謂足以貶斯人百世矣
不知反褒且遠也自今觀之則孰褒孰貶孰榮孰辱余

曰天下有道則是非在上在當時天下無道則是非在下在後世相與嘆且笑出洞石多墻立磨刻宋方信儒三大字頗偉又有記儂智高事折而東即龍隱處初入稍狹中乃穹朗上有龍跡天矯長數十丈鱗鬣宛然疑龍從上躍出印石成文古稱龍拏石如泥其或然與穿巖而出即灘江支流下深不測春夏水滿巖非舟不通今水落舟止停石下予與二君登舟酌酒放歌二君曰巖藏司馬諸君子名所謂龍隱非耶余曰龍神物非隱

非不隱非顯非不顯故曰與時偕行龍何心為乃為歌
曰山之磴兮維龍之宮兮與道冲兮山之闢兮維龍之
騰兮與道適兮歌未闕遂鼓枹去而東

遊省春巖記

別龍隱巖視日未晡則捨舟北過七星山繞東度石橋
循拖縑港並高崖上類多睥睨下露斷齧臨巘有道人
導而入中稍豁旁垂石乳狀若蛇驚之首視其側有穴
黝黑偃僂度之漸就虛明石乳垂益多後壁為道家莊

巖前架小廊題觀稼亭客曰王孫題且構也面俯平疇
自堯山絡羣峯奇詭並獻余與二君倒壺酌盡歡微酡
氣休休乎意蕩蕩乎浸不知身之所寄喪其所為歸寧
知曩昔是非之攸存暝色漸合乃從別穴出歸時微月
泛江波到舍已人定矣

遊隱山六洞記

余既遊龍隱則詫于其友合溪子合溪奮曰子不聞有
形遊有神遊苟知神遊則天之寥地之弘日月山川之

羅列與夫草木禽鳥羣物之糾紛何遇非遊奚必龍隱
余曰富哉子言然孔子蓋嘗登泰岱觀呂梁樂山樂水
咸有天游存焉第貴勿溺耳故遊而溺者非非遊而溺
者亦非奚必不遊於是至前之日合溪子命觴邀遊於
隱山之六洞隱山者唐李渤吳武陵咸有稱述亦名山
也是晨西出麗澤門里許至山下小亭憲長桂君都閭
錢君咸來乃先尋南華洞洞水浮碧可鑑西轉北牖洞
歷夕陽洞愈西至嘉蓮洞或云石似蓮又云昔有水產

蓮折北躋一石廣長如床轉至白雀洞末乃穿谿訝入
小門至老君巖即朝陽洞也東對獨秀山上鑿石成老
君像左右垂石彷彿鶴鹿咸天造因共酌賞之愈北萬
石巉竈遂南步而酌于亭良久復南走里許登披雲閣
閣據叢石之心延覽益遙或曰是閣當春花秋月彌佳
閣內一石立如樹與羣樹混從後北轉為石叢益寥嵯
狀如蓮瓣如敗蕉葉又縱觀四面之山皆石也萬桂二
君喜且酌且奕余坐其旁悠然思睡忽鼾鼾然鼾也諸

君撞余起曰遊可寐乎余吟嚙語曰余寐則不知天之
寥地之弘日月山川之羅列與夫羣物之糾紛亦不知
境之非我我之非境兀兀爾陶陶爾咸莫非遊也又奚
必醒遊於是相携下山穿紅葉林而返

遊七星巖記

是山亦純石巒凡七而巖竅其腹余以孟秋遨其上巖
奇之而未知下巖之奇之難狀也上巖始入有真武閣
回觀灘水西北屈曲入人抱左顧羣峯旖旎雲攢把炬

穿後穴抵巖寬可羅百座上湧濤文勢澎湃左右石柱
凡三北則哆張而天入焉出口轉到下巖門外觀棲霞
洞字遂返輒謂奇止此耳久之聞都督俞公談下巖之
勝時維仲冬方伯萬公廉憲桂公暨予三人乃數俞公
偕遊於是盛張烈焰令道士前導下厯數十級旋就軒
曠迸出平臺危數十丈上坐老君像下鑱仙李洞字旁
有石鯉躍濤文中再進一色若白浪飛撞虬螭百千駕
濤奔角力不可弛上有石乳倒垂者三滲泉滴下之三

柱若相吻然又進則交撐疊闕漸束就狹道士告曰此地中天界也是為一天門入門有仙龍潭石欄護之已而歷第二門中立石柱從旁登降入三門愈益寥闊石乳垂數十丈者不可勝數變幻詭絕縱橫萬類不啻闕秦宮漢苑飛閣叢臺複道井幹璇閨珠箔駢列錯映雜暎蔽虧抑亦啓甲乙之藏發牛渚之怪馳長楊之異獸森縣圃之若木覩者目眩神颺應接失次道士搪然指曰是為毬為戟為床為架為獅為駝為網為毬為瓶為

燭為將軍為諸佛為須彌普陀為百果又云穴通九疑
名言固多然實巧畫不能設色瑰詞不能傳神不知孰
生化孰經營至是也旁有大壑澄泓不測或曰羣龍家
焉愈南窈窕偃嶮偃樓行數十步又復弘衍其奇視前
未肯下又數百步為魯公巖約共里許觀天日矣度石
橋始出洞休慶林觀咸若超然自世外歸引觴各舉其
奇不能悉胡子曰巖奇獨珍閔固隱不一暴其倪雖予
亦嘗少之豈誠所謂深藏若虛者耶雖然使非能真際

其與者縱獲聞予言尤不能悉

還珠洞記

還珠洞即伏波山前麓濱江穹起訝張中垂二石瑩潔如磨一不及地線許志稱有紫白二蛟相向弗之類也左右石轉相通如夾道後有數穴相傳昔有漁父從穴深入覩物如犬熟寐旁有一珠拾歸或謂曰此龍珠也恐觸其怒戒令還之故名又云名由馬伏波載薏苡經此誤謂珠也皆不可知洞中獨宋刻最多其下皆平石

懸水上若與波下上予欲延矚久矣適余友少微邊子
從西蜀至因送之鎮邀共覽焉邊子謂蜀山雖崇峻選
洞遜西粵矣同遊即萬桂二公錢將軍暨予凡五人

學孔書院記

始予友淮海孫公解大中丞歸而遠近問學者履盈戶
公乃選偉拔山之麓得其勝者止焉遂闢為書院以居
學徒中為堂曰某堂齋曰某齋軒曰某軒亭曰某亭後
為寢室旁兩楹為學舍凡若干間公自以平昔所學舍

孔子無繇也因名曰學孔書院而以書抵不敏而屬之
記凡四易載矣不敏豈故為緩哉誠以孔子至聖自鄉
黨記其威儀言辭下逮服食莫不有法若是密也自家
語諸家記其為政未幾而誅正卯墮三都却萊夷若是
勇也辨商羊萍實之繇對獫狁羊專車楛矢之異若是博
也自宰我子貢有若贊其賢於堯舜罄生民未有之盛
若是高也自子思子述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自孟氏
稱其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若是大且全也後之人苟有

欲學之者猶之逐日有擬之者猶之繪天彼天與日豈
終可得哉是故不敏非愛言也不能言也已而不敏亦
以癸酉解粵臬歸而自顧老矣方不自揆將畢力所學
以冀全歸則反思曰夫日至明矣必有所以明者天至
大矣必有所以大者孔子至聖矣必有所以聖者昔者
孔子嘗自名其學曰發憤夫憤何為也憤之文從心從
賁誠以人心有至賁焉鄙且多矣孔子之發之也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極之於鴈鴈則意識盡泯而賁之全體

見矣貴之全體見夫然後施于四體見于仕止久速其緒餘為政事其土苴為多能其不得已為六經之刪述後之人從而稱其為密為勇為博為高為大且全皆貴之至也即孔子自言志學而從心不踰者是也孔子豈嘗獵取之哉末儒者不得孔子所從入而遽欲討求其至者而學之未見其能孔也雖然不敏既慚于老無聞也而猶幸其晚而不迷于從入也又一年孫公復起大中丞仍鎮鄖臺使來督記不敏知公之得于孔子深矣

而竟不能舍從入之言以相質正且以為公之在門告
作學孔書院記

端溪書院記

百粵自島夷發難寇攘颺起連數十歲不能平今少司
馬古歛殷公蕪大中丞秉鉞南來遂移鎮端州督師討
平甫二期而殲夷凡數十窟民復安堵公乃奮然諭諸
羣屬以講求刊亂之原于是兵憲豐城李君承公意旨
將遂營分司廢宇以大興于教化請於公允焉乃顏其

堂曰某堂以專會講稍益其旁為房舍以居多士有池
亭以寓游息下至庖湍廩廩有所題曰端溪書院既峻
走使數千里委記于某某嘗讀詩至召虎江漢之師既
告成功乃請于天子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古人敷文
於經武之後何其汲汲也今公之功視江漢既烈乃又
以興文屬之李君君不假官帑因仍舊貫咄嗟告成其
事皆追蹤于古人雖然古人之為教豈若今之勦章句
襲墨義取榮利已哉且夫章句墨義今之庠序其督課

已顯矣而奚假于書院夫書院乃以補庠序之逸而考社學之成是故羣國之耆幼月雜青衿而教之俾之翩翩乎連袂而興于豳風二雅之歌詩也蹌蹌乎駢足而肆于士相見冠射三禮之儀則也屬屬乎摩肩而服于小學所稱引孝弟之故實也而功令著矣則就其中之秀民穎士日語以大人之學俾日有明而時有邁將謂嶺海不為鄙魯吾不信也何則詩興民然後知狂呼怒跳之為暴也禮肆民然後知褐竿舞鐺之為鄙也孝弟

服民然後知悖公死黨之為大戾也而又有大人之學以浸浹震鉤其間民其不鄒魯哉雖然大人之學難言久矣古大人之學先知本後世學失其本則治失其本亂何尤焉蓋兵莫慘于志而鎔鋸為下志之所繇慘者以其生生之心滅熄故也生生之心滅熄則為暴為鄙為大戾何不至邪是故今之欲為知本之學則亦去其害生生者而已矣生生者之害去則豈獨生禮樂而服孝悌哉極其大至于彌綸而位育參天而貳地亦何不

至耶然則大學之本即刊亂之原矣某昔仕粵臬與聞公指退而共勗于李君者也故不辭為端之民士告端民士其必有擇矣是為記

雙鶴樓記

邑大夫曙台唐侯以書抵山中曰頃鍾樓工竣竊已銘鍾而樓不可無名與記于時有鶴翻然翔集巍甍之巔僉曰鶴來異耶因遂扁雙鶴樓非足下記不可蓋予邑宿有祝聖古剎旁列鍾樓峙居邑學左形家者以是稱

控壓焉嘉靖間方毀寺遂逮樓邑父老類以樓之興廢
卜邑之隆替會唐侯稽古樹表以作人文輒喑喑請復
樓侯乃復其地建祝聖殿題曰萬壽宮繼建樓層三高
七丈又二廣若干而懸鍾最高處視之尊据一方峻出
乎大塔快閣之上登者四矚則南撫天柱達于五嶺東
望王山放乎廬霍西北引盼華武極而瞻夫帝京其致
凌太乙隘神區而決乎無垠盖初不知鶴之所期茲乃
蹕蹕而翔集其上豈亦有類於漢之神爵感祥政而來

者與矧曰侯之祥政皆希蹤於仁聖之遺非若世之標
表為循良者也鶴靈禽其不先得乎哉休矣夫鶴之為
侯祥矣侯曰鶴當為萬壽宮來此聖天子祥也吾何足
以辱之予則以為聖人之祥在時豐民阜才賢丕興斯
其大者然則謂侯以祥政被予邑之士民蒸蒸有興也
則亦疇非聖天子之祥哉乃為燕鶴之歌歌曰載丹冠
兮披玄裳橫四海兮絕漢翔感德光兮來下與我侯兮
帝鄉再歌曰聳修趾兮引員吭鳴九臯兮九天揚翊德

音兮來下啓下邑兮賢昌三歌曰鶴千年兮羽蒼蒼千
六百兮侶鳳凰侶鳳凰兮來下介聖壽兮無彊

先妣周太安人壙記

先妣周氏出里中漆田古族父山字樂樵娶胡氏以弘
治丁巳年三月十三日生年十八歸先贈君晴岡先生
諱天鳳字時鳴以不肖直官刑曹蒙恩贈先生刑部員
外郎先妣封太安人始贈君卒太安人方三十有七窘
匱絕難堪而太安人安貧奉姑誠孝天至晚稍貴慈煦

儉樸如一日其細行見邑大夫唐侯所為誌銘中邑大夫非漫與可者也卒丁丑三月二十八日年八十有一次年四月卜塋在邑東四十七都鄭家原之牛欄丘艮脉庾向螺絲形其後列三員峯形家謂品字三台云前有池山水匯為之買諸廬陵蕭氏後界山巔左砂界山脊至前案右砂界山脊至廟背山左肩之外有寺曰蟠龍山楊梅寺創自唐不肖直方欲買田寺中為醮需未逮也佇當圖之右砂麓外有蕭松者守塚太安人生子

三長即不肖直任嘉議大夫提刑按察使仲諒庠生季
問先卒孫四順字進道庠生顯字進達顯字進通穎字
進迥孫女四嫁某某魯孫男五士紀士統士縉士經士
綸曾孫女四聘某某地去吾家義和約五十里不肖直
大懼異時湮沒故為記焉於乎昊天罔極痛哉何言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王岑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三

明 胡直 撰

辯

太極圖說辯

昔陸子辯無極太極反覆數千言予以為無極可無辯其不可無辯者圖與說也蓋據其說曰無極太極訓者曰是無形而有理夫既稱無形之理矣則惡可以形圖

哉今夫圖天者蒼蒼然日月著也圖地者莽莽然山川
布也而天之上地之下可復圖乎豈惟不可圖亦有不
得而指言之者假令有人指言天之上何狀地之下何
形則世必咤為怪誕人矣何況太極所以生天地者而
可圖乎今乃規之而若輪團之而若鏡與丸也是孰觀
而孰傳之耶非獨太極雖陰陽亦不得圖也據其說曰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陰陽特一氣猶夫水之
有寒燠亦一物也今乃白而陽之黑而陰之外之則左

陽而右陰內之則左陰而右陽是果然哉自畫卦者
以一為陽以一為陰其取象亦足矣今又為白黑而左
右之不既贅乎太極陰陽之不可圖明矣而其說則尤
有不可通者說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則太極
先動而後靜也夫先動後靜則未動之先果何為耶且
既穆乎沕乎其無極矣而又何動靜之可言又曰動極
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昆侖未生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
其為動之極也幾何時又為靜之極也且太極之理果

獨立而動靜耶抑附氣以動靜耶如以其獨立則穆乎
沕乎固不可以動靜言如以其附氣則氣之膠轕塊軋
不可停止謂為動極猶可言也至其靜極則又何狀是
必凝久為塊而已其可通乎既曰五行陰陽一太極太
極本無極是無極與二五始無不合也則又何待於妙
合而凝云者既曰五性感動是仁義禮智信始無不定
也則又何待聖人先益以中正後繼以仁義而後為定
之者也既曰中正是不可以動靜偏言之矣則又何獨

以主靜云者至以五性之感屬神發之後善惡之分出
五性之動則與書之恒性易之繼善益遠且詩也憑其
辭繹其意非獨是非謬於聖人即其所自言者亦首尾
衡決而脉理始不可尋矣是可謂周子之書哉古之善
言至理者莫若易其次詩與中庸易止言太極生兩儀
而未言兩儀未生之前有若是次第也詩止言維天之
命上天之載中庸止言天命之性天地之道而未言天
地未生之前有若是之次第也有問天之外者或對曰

氣也問氣何所際際之外又何物焉則雖伏羲不能以對非不能對也不可得而對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而況二儀之生與其未生之故又可得次第詳言之乎後世唯三墳偽書則有太始元胎太極父母之說周子豈效之乎曰若子之言則周子手授二程子非歟曰然蓋予嘗逆於心而求二程子之書其昆仲師友天人至理殆數萬言獨未一及圖與說者二程子豈以師之所特授者而故特遺之與考之胡邦衡記周子祠

亦未及焉周子自為易通書言太極而不言無極言仁義中正而不言中正仁義則其非出周子亦明矣或謂出陳希夷為之潘興嗣誤取以入誌予則曰周子必不為此希夷亦未可誣或者希夷之流為是以附聖人之教未可知也曰然則朱子表章亦非歟曰朱子尊信周子之篤者也古之傳偽命者雖忠臣孝子或信奉之非不察偽命忠孝至也朱子其亦猶古之忠孝者與夫朱子何可尤

太極圖說辯後語

右辯予作于蜀臺云蜀有固陵先生者讀之語予曰太極未動之先果何為耶此語雖周子復生無以答予曰予非疑周子也疑此非周子作也而從旁者贊曰此必非周子作假令出周子二程何不以示人程伊川作易傳訓易有太極章未嘗一語及圖亦未及先動後靜之說伊川豈訓易而反秘師說哉此可知其非矣予又讀宋末許白雲書知昔人已疑動靜先後之繆而白雲答

之殊覺矯強近歸讀予邑羅文莊續稿載太極述其序
略曰愚嘗熟玩其圖詳味其說雖頗通大義不能無少
疑又曰圖之作雖極力模擬終涉安排視先天圖之易
簡精深恐不可同年語也豈元公未嘗見耶是文莊亦
指其非周子作也又謂天地造化之妙聖學體用之全
易中言之甚悉於是錯取吾夫子十翼中語組織成篇
以盡愚意凡皆傳夫子之舊不妄贊一詞名其篇曰太
極述直謂朱子表章圖說而文莊尊信朱子素若神明

豈故於茲有異同耶豈亦不得已而為是耶學者觀所述亦可知圖說之贅且謬其非出周子明矣其述云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月借日光辯

月借日為光其說見叅同契宋儒遂有銀丸黑毬之譬予竊疑之今夫月陰精也腐草之蠕映書徑寸之珠照乘明星有爛雲漢為章小大雖殊咸各有光況其精者而獨無光乎此必不然也宋儒以為月晦則疊日而死月朔則離日而生月望則正對日而盈以是知其借光

此又不然夫以日疊而月死則曷為不死于晦之夜而死于念八也以日離而月生則曷為不生于朔之夜而生于初三也以日之正對而月盈則月在上日在下浮雲之微尚足翳之曷為大地之隔閼而竟夜能盈乎且日月之正對即不當有分數之差池也又何月蝕而有分數之異宋儒豈未思耶無亦泥于窮理之過而強自智也夫惟其強自智也宜又有四邊光射與夫暗虛之說則亦曲且勞矣宋儒又謂星光亦受于日不知日蝕

之時日尚不見而星光反著是又將孰射之然則月有
死生何哉或者謂陽無顯晦而陰有盛衰潮汐珠胎魚
腦與月盈虧此亦其驗與然卒未可知也噫使果有人
凌倒景旁日月者則必能知之亦或能言之然而終未
有凌倒景而旁日月者也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四

明 胡直 撰

論

戒殺生論

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慈氏之訓非聖人所為教是固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

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奈何以不殺歸慈氏而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慈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鼈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

狩鳩未化鷹不設罽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虫未蟄
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夫不覆巢不合圍不
掩羣弋不射宿釣不以網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
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為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
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腍翰音
曰䟽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
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
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

雖為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為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貳羹哉其在于詩其語嘉旨不過曰脾臠曰鱉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曰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

取而饗殮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
鱉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麇麀虎兕以下誅
逮犢麋殫山之族而醢脯之乃至鴈腎鵠與鵝胖雉脰
鷺鵒爵鷄以下磋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鱸
鮑鱖鰾鼈鼉鯨鮓蝸螺蚌蜆細極鮑鰾殫水之族而膾
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饗饗附會記者則著之為教曰大
者為軒小者為膾燔烈腫腳猶未饜也乃至薤之蓼之
芥之葱之桂之薑之梅之藟之椒之茱之梁之麥之極

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毛毳介
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為之網也大庖氏之
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為之
割也將使鵲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
于天地之心太和之氣其不好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
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為
疏毛髮為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
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為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

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
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為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
天地訢合陰陽和宅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殂獸不
狘鳥不獮魚鮪不淦四靈可以為畜故其稱曰鳥獸魚
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嗚呼此豈以殘殺能致
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
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睢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
生蟲不踐生草鳥鳥為其母反哺牛為人代耕犬為人

居守此其為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
殘而啖之可乎鹿斃于矢其麋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
憮然也鵠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
心也射鵠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
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
夫忍人乃誣物為無知既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
焰至誣為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
曰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

令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
然則伏羲為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
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獍與
人爭槽而居爭穴而處驚驚然相搏哆哆然相噬也生
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茹其毛飲其
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
取之所以消人害而祛枵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
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魚周公驅虎豹犀象

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
王以伐蛟取鼉而為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
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
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
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之生
民其斃于供久矣漢武之射蛟于江唐憲之徵蚶于粵
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
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慈氏何以別

乎曰子以殺生為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如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慈氏且夫聖人之教為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疑論

夫事自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世傳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雖非之可也事自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有聖人者作復從而稱道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非之不可也

疑而存之可也武王之伐紂非獨孟子稱之也孔子嘗稱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所謂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世又有聖人稱道之矣而蘇子獨非之謂武王不當以兵取紂又不當殺之是固蘇子求之有逆于心者也然而非之也亦過矣生民之初以其有欲而亂也然後相率就其仁能覆而智能宰者而君之焉非徒君之又從而服役之聽承其制令死生以之其極至不敢齒及路馬而廢其芻若此者凡以寢亂而祈生也

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克綏厥猷維后又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公天下之論也故以殷之天下觀天下則武王之殺紂為非以天下生民之命觀天下則武王之殺紂不為非也所謂順天而應人也蘇子非之過也予固不敢以武王為非然因蘇子之論怵予心而亦有逆焉蓋不能無疑者三事蘇子曰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紂必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已矣予則不然予以

為成湯放桀夏之子孫無可托者故湯自為之若商尚有微箕二子者在箕子所陳洪範皇極之道遠紹執中使箕子有天下其錫福庶民豈下武王武王既誅紂釋箕子囚訪聞其道即尊而立之繼殷嗣可也非獨嗣殷也蓋箕子有敷錫庶民之道使為南面宜也武王素殷臣率天下尊之從而北面焉亦宜也縱使箕子不欲有天下則微子亦可王也武王豈必自為之乎武王必非如後世利天下者然而計不出此何也此予所疑者一

也昔者堯之將耄求可以生天下者唯舜當其時堯止一子二女而已自堯視之其捐天下甚易其捐二女俾從一夫此人情所難雖堯不免也堯不獨捐其天下又并捐二女不為情堯之欲得舜以生斯人者其為心若斯之篤且亟也武王既不能釋天下之歸己又不能強箕子以有天下則延留箕子置之中國天子師友而賓之大小臣工師事之又或分國而處之使中國之民咸被敷錫生人之澤則武王之心即堯心矣然終置之朝

鮮異域使與中國眇然不相為何其左也此予所疑者
二也周之先世太王生太伯及仲雍王季斯時去武丁
未遠也殷之澤方未艾天下未有紂之暴其天與人未
厭殷也其時季歷雖有聖子如文王而太王臣道也惡
得先有翦商之志太伯又惡用逆探其父之志遂逃荆
蠻以避之謂其說誣則孔子所謂三讓天下又何以稱
焉若太王果先有是志武王終取天下而家之則武王
實成其先世篡竊之志即書所謂弋殷命者是已未為

可也此予所疑者三也予嘗求之武王必不能釋天下之歸己箕子或果有不可强者存焉太伯之逃抑或以季歷父子足以當國而故讓之異日武王有天下是即以天下讓也豈必先世先有翦商之志哉噫斯言也未有予證也今安得復有孔子孟子語予以其故則無復以容予喙作疑論

名論上

名何所昉乎自有真宰斯有天地有天地斯有人有人

斯有性性立真宰竅矣竅乃有道道乃有物物乃有分
數分數乃有稱謂蒼然穹而覆也吾無以謂之名曰天
垓然塊而載也吾無以謂之名曰地若此者生於分之
無以謂而強以謂之者也其凡為分名者類是也而分
之實不在是也物有至寡吾無以謂也名曰一物有至
多吾無以謂之名曰兆若此者生于數之無以謂而強
以謂之者也其凡為數名者類是也而數之實不在是
也辟之上古結繩以為治謂治在繩不可也南夷刻木

以為信謂信在木不可也海外有國舉物不能為辭而
以手示其形形果在手乎又有國焉以草木紀歲以鳥
獸紀官歲與官果在草木鳥獸乎向使古之制名者名
天以謂地名地以謂天奚不可也名兆以謂一名一以
謂兆奚不可也又使之名鵠為黑名烏為白名鳧為長
名鶴為短亦奚不可也然則人之有姓名其亦無以謂
之而強以謂之者與嘗試觀之名何為乎號于口者聲
音也書于簡者點畫也以視之斯人果一耶抑非耶是

故古今名相如者三矣固不皆相如也名無忌者亦三矣固不皆無忌也而世之君子譽則喜毀則怒以為是非存焉貴則悅賤則悲以為榮辱存焉不知名固無名而何是非榮辱之足奸乎乃若搢紳之彥負介之子鉛槧之士閭巷之俠以逮一行一藝咸欲貌榮名施于無既三家之市三尺童子初無名師莫不喜名子不以情孝臣不以情忠兄弟不以情友朋徒不以情信藩垣起於屬毛而戈矛藏於投膠智競乎早力果乎證而目則

瞿瞿而身則捲捲而口含瓦礫而心懷詛盟焦形神捐
死生以趨之則名之流禍深也吾知生無以救枵腹而
死無以潤腐骼悲夫

名論下

甚哉世之以名為實以實為虛也是以老莊氏厭薄之
譏曰名者實之賓曰德蕩于名其言足醒也乃老莊氏
遂欲絕仁義棄禮樂羶視堯舜而駢拇魯史將并其實
而廢之則失之矣吾以為君子非不名也貴實不貴名

可也蓋聞之孟子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彼孩提雖堯舜之無忤也雖桀跖之無戚也豈故慮而知學而能哉其天性固然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方其乍見孺子固不知吾之誰何而吾亦不知孺子之誰何也豈暇惡其聲且納交要譽哉其天性固然也天性者天下之至實者也聖人為教唯欲天下咸得其天性返諸實而已非以名也故孔子惡夫似是孟子斥夫假仁其旨嚴矣而宋之范文正則曰聖人以名為教湯解網

文王葬枯骨太公直鈎夷齊餓死仲尼聘七十國以行道無不涉乎名若此則數聖人咸偽焉耳又何淺之覲聖人也文正又謂忠臣烈士因名而勸則亦非矣夫忠臣烈士雖或出喜名亦天性勝也否則焉望其能之死不回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疾無名也疾名不稱實也四五十而無聞非謂無聞問也謂未聞道也為己為人聞非達夫子之戒名也瞭然矣若夫聖人敦獎名教樹之風聲其曰積善成名令聞廣譽乃不得已

以鼓下士亦使之因名求性返諸實而已咸非以名也是故名者所以取人而非以自取也所以用人而非以自用也不然是聖人重導為偽也非立教本指矣雖然聖如周孔亦不能免毀以全名況望之人人乎聖人之蒙毀辟之飽食者腹猶果然而人詆曰是區區枵腹者則未嘗為有無也此聖人之常也然今之學者又欲冒毀以直造于性命此則自枵其腹以動天下之飢又從為之辭斯益以遠矣名與實誠與偽王伯治亂之所從

繫也吾膠膝于斯久矣今若粗有辨故著之論

才論上

夫聖人以道濟天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夫子復有慨于才難何哉曰辟之車然道為之軸而才為之輪善治車者雖有堅好之軸而棄輪則莫為之運是故才者其所以運之者也才乘於氣氣有通塞強弱故才有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不齊夫惟才之不齊故才為難而大才為尤難宋荆氏之楸八圍自謂能蔭及之江介

見豫章焉其枝圍十畝其蔭芘千乘則縮然羞包山之
湖自謂廣大及出東海則不啻十洲三島雖百物幽怪
靡不有焉則怵然失此大小之辨也甚哉大才之不可
多覲然而求合其正性不詭于道者則又難矣是故有
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以聖人之才合聖人之道斯大
之大也雖然大之中又有間焉何以明之昔堯至大也
堯讓天下於數君子者屢矣數君子者卒不以自與而
必於與舜舜之後又必與禹者何也彼遇舜之才尤大

禹之才次大故非舜不足配堯非禹不足望舜而非舜
禹亦不足以用數君子之才者也雖然此三聖人與數
君子者其才固不一而道無不一故其一時上下莫不
相通以道相通以道則非獨此數君子者能以道而御
其才即其他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徒咸能共成其大
而協贊唐虞之盛者亦良有此道耳自禹與數君子之
後語君若湯與文武語臣若伊周孔子皆有聖人之才
與道者也孔子雖未試而其才舜禹儔也自湯與文武

伊周之後語君若漢高漢武唐太宗所謂有聖人之才而未聞道者也語臣若孟子所謂有聖人之才與道而其才阿衡儔也孟子之後不可謂無人然其他敏鈍長短之徒彌有不齊而其道彌遠矣雖然使有近聖人之才學聖人之道或君或相興於其上亦必有以通乎其下而所謂共成其大者尤有在焉夫惡得千百載見之猶旦暮也此誠才之難也

才論下

聖人以道通乎其下者非他道也仁是也夫濟天下莫病乎無才尤莫病乎有才而不出于仁嘗試以人臣論人臣有才而不出於仁則不得不趨而為術其次則以氣其下以詐張子房始終為韓非不忠也而卒以術勝彼非好術勝道不勝術也賈生之策度越漢廷非不達也而卒以氣勝彼非好氣勝道不勝氣也至於詐則小為弘湯大為莽操禍至不可言乃若儒家者流窺竊古帝王之道依倣其近似以就事功又多以意行則子產

叔向與諸葛孔明之流是也今夫術可以應變而不可以致理氣可以發謀而不可以成務若可以致理成務而善能持世者則莫如意然所謂共成其大以臻唐虞之盛彼卒未逮也何則彼固作於意而未始怵于仁焉故也譬之水焉水能潤能溉能漫能瀾其極至放海稽天而其源則始於山下之泉仁者才之泉源也不得其源而欲其放海稽天不可得也今夫人一也唯其生則膚甲怵于心腑其弗生則肝膽同於楚越此仁不仁之

辨也聖人之心無弗生也則無弗怵也故其稱曰思天
下有飢者由已飢之有溺者由已溺之又曰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今夫人當飢溺臯盤怵于其躬則雖鈍者靡
有不敏怯者靡有不勇短者靡有不長拙者靡有不工
狹者靡有不廣彼其措畫而營救之者曾不知內交誰
何也要譽誰何也惡聲誰何也而才不才非論矣聖人
之怵而生者亦若此聖人豈復作而致其意哉夫意與
仁奚別也意者忻於名義因于往蹟生夫人自外入者

也仁者觸於不忍發於一體生夫已自內出者也故曰
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夫唯非
意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才者聖人之神
用者也而術與氣不足言矣

論文二篇答瞿睿夫

古今論文若揚子雲劉勰范曄顏之推歐陽永叔黃魯
直等無慮數十家然予獨喜陸士衡韓退之殷璠蘇子
瞻四子者語最確士衡文賦詳矣然獨曰石縕玉而山

輝水懷珠而川媚則知文當求之色澤之表韓退之曰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亦大又曰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則文當先養氣而仁義實致養之原以是
則小慚蒙謂小好大慚蒙謂大好小稱意而小怪大稱
意而大怪果惡足以惑軌轍哉殷生曰文有神來氣來
情來則知摹畫於步驟者神蹟彫刻於體句者氣局組
綴於藻麗者情涸蘇子曰吾文如萬斛源泉隨物賦形
嘗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夫行止由已者文之

至難者也而非絕世好者莫能與近世唐應德有喉中
轉氣管中轉聲之喻凡皆可謂善語文矣而未逮文之
從生予少不自揆見當時語文唯推先子長自謂當稅
駕子長氏之廷長大涉道之藩然後知士非不學文之
弊而不知已重之可憂嘗致書知己者曰士不知已重
則無所為易時而為時所易無可為命世而為時所命
遠捐萬世之猷而近貪一時之利內薄天壤之身而外
厚蠅蝸之名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抒為文辭皆唯奉

習聞以應求遵成語以塞問童誦於家長獻於國白首
身退問之而不知其指間有驚古之士則亦不過標掠
其標格而追逐其聲響寸而寸之不敢以語尺尺而尺
之不敢以語丈甚則借笑為欣雖百娛笑不足以為樂
盜哭為戚雖百號哭不足為悲以若所為即令字字語
語同於子長其無所用之明矣故嘗以為今之時文辟
鏤冰今之古文辟剪綵鏤冰者壽時剪綵者壽歲二者
有間其不足行遠均矣而士猶孳孳項項相矜相嚴以

終其世愚竊笑而恥之嗟夫士之知道亦難矣道者非善其一身已也繇一家以逮天地羣物皆吾大一身也自大一身言則以家族准心腹以民庶准四體以天地准頭足羣物准毛甲故家族不得其任則殘心腹民庶不得其任則殘四體天地不得其任則殘頭足羣物不得其任則殘毛甲故君子和其家族使睦理其民庶使平相其天地使寧適其羣物使若皆所以調燮其身俾得其任而不殘也夫士以一身任羣物天地之大則以

已易時時不得而易之以已命世世不得而命之如此則士之於已重矣士有重於此則雖山彼金壁莫能滑也雖立取卿孤莫能誘也雖刀鎗臨之志不可易也雖有璇閨綺閣姣顏膩理仙仙之舞靡靡之音極都麗之觀雖有汧渭之駿渥洼之龍躡飛兔而殪貳兕窮騰騫之樂魯不足引其盼回其聽也雖使近而一家遠而天下咸諾諾焉近而一家遠而天下咸諤諤焉曷足以易其作止也又尚何利祿為有無哉故士得其時則發其

和家族理民庶相天地通羣物之道於上而謨訓誥戒
狀疏表劄之文著不得其時則發其和家族理民庶相
天地通羣物之道於下而論譏記述褒頌譏刺之文著
蓋皆輸其成算而出其素有稽諸口實而申其事情當
時用則治不用則亂後世循則成不循則壞辟之雷霆
之鳴于春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星辰之明于夜雖欲不
明不可得也儉歲之膏梁寒年之縑帛雖欲不適于用
不可得也故六經語孟之語是非也若探其根而善敗

之應也若見其果至若子長氏之為言也雖未能望孔
孟之藩然猶發其中心之誠然者故欲為子長要亦有
本末非今之士苟然茫然盜人哭笑以為悲樂者之能
之也予當時著此書語涉冗今槩括大略讀者可以知
文之從生矣異時予又為董督府奏疏序其略曰有為
進西崑之璧貢南海之珠者焉有為漕江東之粳運闕
西之粟者焉二者其孰良于用乎日子不聞昔之人有
握珠璧不得食而斃者未聞有積穀粟不得珠璧而飢

者也當燕豫則庸璫璧媛貴家紈袴之子寶珠與璧何啻千金一逮窘急則珠璧豈可與穀粟同年語哉有用之與無用不待較而明矣君子之獻言于君也亦然著封禪之書申典引之論非不馳騁天下之巨麗絢然如西崑之璧南海之珠然使人皆循其詞以陳事于上則上必不能曉辨以有行皆循其詞以諭事于下則下必不能曉辨以有承雖自享以千金之價其無救於生人之枵腹久矣則又將焉用之予是書又似中近時顯鶩

辭勝者之弊作論文上篇

古今文不一體學文者亦不能以一體局聖人之文大都在道其次在法法所以維道也翱翔道法因物成體者非獨時習亦正變者之自然也今夫文之有正變猶兵家之有正奇織家之有經緯雖六經不能違也變之中不一體猶奇之中不一機緯之中不一色此雖六經亦不能違也是故易有易之體而玩易者若不與書謀書有書之體而讀書者若不與詩謀詩有詩之體而誦

詩者若不與三禮春秋謀彼其不相謀者非意也自然
而然者變也自非有大觀若孔子者通易詩書禮春秋
為一致則局易者必詆書局書者必詆詩局詩者必詆
三禮春秋匪獨相詆且交相絀矣是故必有孔子然後
知所以盡變孔子非好變也其道法通也繇是推之苟
有近于道法則易之變為玄為老為南華沖虛參同為
後之論說傳註不一體詩之變為成相為離騷為琴操
樂府為後之賦頌五七言古近不一體書與春秋之變

為左氏公穀為子長史記為漢紀歷代史列國志為後
之書奏記述碑銘傳贊不一體周禮儀禮王制月令變
為白虎通獨斷通典為後之通考諸書不一體學庸孟
氏變為荀韓以下諸子為漢唐宋之論議不一體論語
變為法言中說為後之語錄不一體假令有孔子者作
當必有所擇不有所局又繇是推之漢為漢體唐為唐
體宋為宋體而宋尤道法最近者也則亦豈當為孔子
局且詆哉然則孔子奚詆詆在道法離焉而已故道法

離雖鄭衛出于春秋詞非不工也而聖人必刪而絀之道法合雖秦誓出於戎狄詞非獨工也聖人反存之列六經之中援之綴大學之末若是則聖人所為文其大槩可知已嘗試譬之今天下九州所共聞者唯華音而擅諳華音唯優伶然優伶之言不貴于時者非其音不純華也舜東夷人文王西夷人舜與文王豈必脫然於諸馮岐周之音哉而其言貴千萬世者非其音純華也然則孔子所詆者亦猶時之不取優伶焉已矣孔子未

嘗詆文之變體為也今天下文盛矣然語者惟祖秦漢而忘六經推子長而薄孔孟韓蘇之文實孔孟出也則尤今世之所深詆自北郡倣倣子長不欲一離黍米而後之相師成風亦唯知榮一家之體崇一代之辭引篇摯紙獨眡有秦漢子長咳唾餘漸則相詫高之假令誠有孔子之文而體涉六經辭近韓蘇則曰此別立門戶甚則為鄭衛赤幟優伶左袒而駘宕後生大半贅道法而斥棄之然則塗天下耳目浸入六朝靡有旭旦非斯

人之徒而誰歟嗟嗟予將不暇憂文而憂斯世子少雖喜文後自審才詘竟自捨置然於古今作者微有辨夫道法備于身不得已而文之不以一體局此上也孟氏以上是也是謂聖賢依倣道法而籠挫于百家囊括於羣體者中也莊荀屈子子長揚雄韓蘇以下諸子是也是謂文人贅視道法唯摹畫于步驟彫刻于體句組綴于藻豔者下也相如鄒枚曹劉潘陸顏謝以下及近世詞家是也是謂詞人然近世非獨局一體其實襲也予

嘗作喬氏文序箴之其略曰古之文衆矣司馬子長與
莊荀孫韓老左凡六七家咸未嘗相襲等而上之讀彖
象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者若未知有訓誥讀繫辭
者若未知有語孟何則文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相襲
故也辟之為居棟桷肖也然各一其材今日阿房靈光
材最古乃截古以益今而曰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
特一物自巧匠運之為規而員出焉橫之為矩而方出
焉故規矩者方員之母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

者聖人之規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後世此規矩出方員之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為典謨為訓誥為雅頌不可窮極執之則窒子長之豪健瓌瑋則亦方員之跡見於一體而已何乃跋跋焉執子長以為規矩而襲用之遂至廢百家眇六經是焉知規矩是序蓋與前意相出入乃予又作羅文恭集序曰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闕不著百氏雜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

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易通訂頑答定性
序易傳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蕤嗟
而近俚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何
者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讀予是序則知文之
弊其責又有歸矣子嚮者曰不暇憂文而憂世至是則
不暇憂世且憂道矣噫安得有主宰道法正本達末以
柄斯文則世在其中作論文下篇

序曰昔予督楚學獲二奇雋其一黃梅瞿子九思其一

麻城周子弘禴知二子皆當以文名世予嘗挈瞿子遊
西粵旦夜問古文法予慚非作者又懼奪之業舉未有
復也今別四年瞿子已與計偕名郁郁燁上下矣方予
里走使訊予山中故勉撰二篇復瞿子嗟嗟予所屬瞿
子文云乎哉文云乎哉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四